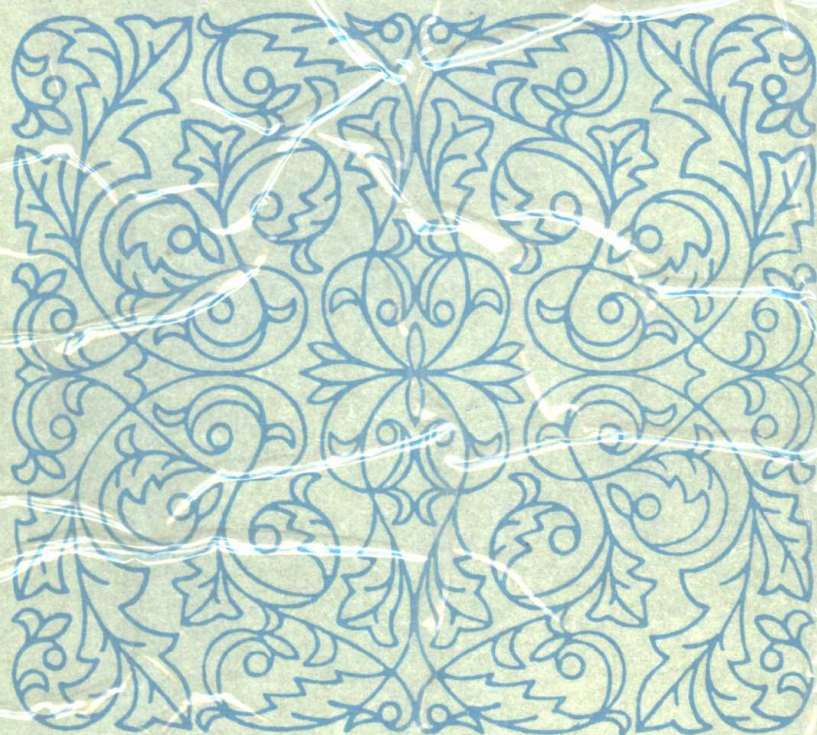


# 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• 73 •



---

---

# 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73·

歷史·地理類

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

張孝若著

周止庵先生別傳

周叔嬭著

上海書店

---

---

---

張孝若著

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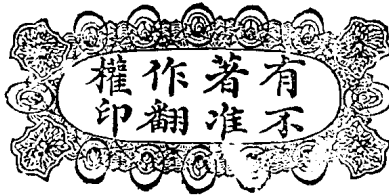
125373

民國十九年九月印刷  
民國十九年九月訂正初版

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附年譜年表(全一册)

◎ 紙面精裝 定價銀二元四角  
布面精裝 定價銀一元四角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

著述者 張孝若

發行者 中華書局

印刷者 中華書局

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

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  
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 
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 
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 
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 
遼寧吉林長春哈爾濱漢口香港新加坡

(五六七〇)



君子不  
道其  
人過  
也

謝安  
方  
不  
相  
與

若  
不  
遠  
矣

味  
咸  
天  
宜  
惠  
報

尚  
何  
有  
感  
孔  
顏  
逐  
臣

景  
友  
為  
足  
數  
福  
鎖  
恒

集  
非  
無  
端  
天  
損  
未  
易

辭  
人  
益  
猶  
可  
歡  
朗  
鑒  
豈  
虛  
假

取  
之  
在  
情  
甚  
自  
信  
君

傾  
冠  
近  
情  
甚  
自  
信  
君

予  
防  
未  
然

神  
龜  
無  
霧  
新  
胸  
有  
死  
節

此  
在  
不  
身  
字  
不  
已

此  
在  
不  
身  
字  
不  
已

此  
在  
不  
身  
字  
不  
已

##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

傳記是中國文學裏最不發達的一門。這大概有三種原因：第一是沒有崇拜偉大人物的風氣，第二是多忌諱，第三是文字的障礙。

傳記起于紀念偉大的英雄豪傑。故柏拉圖與謝諾念念不忘他們那位身殉真理的先師，乃有梭格拉底的傳記和對話集。故布魯塔奇追念古昔的大英雄，乃有他的「英雄傳」。在中國文學史上，所有的幾篇稍稍可讀的傳記，都含有崇拜英雄意義：如司馬遷的項羽本紀，便是一例。唐朝的和尙崇拜那十七年求經的玄奘，故慈恩法師傳為中古最詳細的傳記。南宋的理學家崇拜那死在黨禁之中的道學領袖朱熹，故朱子的年譜成為最早的詳細年譜。

但崇拜英雄的風氣在中國實在最不發達。我們對於死去的偉大人物，當他剛死的時候，也許送一副挽聯，也許認一篇祭文。不久便都忘了！另有新貴人應該逢迎，另有新上司應該巴結，何必去替陳死人算爛帳呢？所以無論多麼偉大的人物，死後要求一篇傳記碑誌，只好出重價向那些專做諛墓文章的書生去購買！傳記的文章不出於愛敬崇拜，而出於金錢的買賣，如何會有真切感人的作品呢？

傳記的最重要條件是紀實傳真，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却是缺乏說老實話的習慣。對於政治有忌諱

，對於時人有忌諱，對於死者本人也有忌諱。聖人作史，尙且有什麼爲尊者諱，爲親者諱，爲賢者諱的謬例，何況後代的諛墓小儒呢！故檀弓記孔氏出妻，記孔子不知父墓，論語記孔子欲赴佛肸之召，這都還有直書事實的意味，而後人一定要想說話來替孔子洗刷。後來的碑傳文章，忌諱更多，阿諛更甚，只有歌頌之辭，從無失德可記。偶有毀謗，又多出於仇敵之口，如宋儒詆誣王安石，甚至於爲作辯姦論，這種小人的行爲，其弊等於隱惡而揚善。故幾千年的傳記文章，不失於諛頌，便失於詆誣，同爲忌諱，同是不能紀實傳信。

傳記寫所傳的人最要能寫出他的實在身分，實在神情，實在口吻，要使讀者如見其人，要使讀者感覺真可以尙友其人，但中國的死文字却不能擔負這種傳神寫生的工作。我近年研究佛教史料，讀了六朝唐人的無數和尙碑傳，其中百分之九十八九都是滿紙駢儷對偶，讀了不知道說的是什麼東西。直到李華獨孤及以下，始稍稍有可讀的碑傳。但後來的「古文」家又中了「義法」之說的遺毒，講求字句之古，而不注重事實之真，往往寧可犧牲事實以求某句某字之似韓似歐！硬把活跳的人裝進死板板的古文義法的爛套裏去，於是只有爛古文，而決沒有活傳記了。

因爲這幾種原因，二千年來，幾乎沒有一篇可讀的傳記。因爲沒有一篇真能寫生傳神的傳記，所以二千年中竟沒有一個可以叫人愛敬崇拜感發興起的大人物！並不是真沒有可歌可泣的事業，只

都被那些諛墓的死古文駢文埋沒了。並不是真沒有可以叫人愛敬崇拜感慨奮發的偉大人物，只都被那些爛調的文人生生地殺死了。

近代中國歷史上有幾個重要人物，很可以做新體傳記的資料。這一點的如洪秀全，胡林翼，曾國藩，鄧鴻燾，李鴻章，俞樾；近一點如孫文，張之洞，張謇，嚴復，袁世凱，盛宣懷，康有為，梁啟超，——這些人關係一國的生命，都應該有寫生傳神的大手筆來記載他們的生平，用繡花針的細密工夫來搜求考證他們的事實，用大刀濶斧的遠大識見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。許多大學的史學教授和學生爲什麼不來這裏得點實地訓練，做點實際的史學工夫呢？是畏難嗎？是缺乏崇拜大人物的心理嗎？還是缺乏史才呢？

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，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。他獨力開闢了無數新路，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，養活了幾百萬人，造福於一方，而影響及於全國。終於因爲他開闢的路子太多，担負的事業過於偉大，他不能不抱着許多未完的志願而死。這樣的一個人，是值得一部以至於許多部詳細傳記的。

他的兒子孝若先生，近年發誓用全副精力做季直先生的傳記。他已費了幾年工夫編輯季直先生

的全部著作，自己親手整理點讀。這部全集便是絕大的史料。還有季直的朋友的書信，保存在南通的，也有近萬封之多，這也是重要史料。季直先生自己又編有年譜，到七十歲為止，此外還有日記，這都是絕可寶貴材料。有了這些材料做底子，孝若做先傳的工作，便有了穩固的基礎和堅實的間架了。

孝若做先傳，還有幾樁很重要的資格：第一，他一生最愛敬崇拜他的先人，所以他的工作便成了「愛的工作」，便成了宗教的工作。第二，他生在這個新史學萌芽的時代，受了近代學者的影響，知道愛真理，知道做家傳便是供國史的材料，知道愛先人莫過於說真話，而為先人忌諱便是玷辱先人，所以他曾對我說，他做先傳要努力做到紀實傳真的境界。第三，他這回決定用白話做先傳，決定打破一切古文家的碑傳義法，決定採用王懋竑朱子年譜和我的章實齋年譜的方法，充分引用季直先生的著作文牘來做傳記的材料，總期於充分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父親的人格和志願。

有了這幾種資格，我們可以相信孝若這篇先傳一定可以開兒子做家傳的新紀元，可以使我們愛敬季直先生的人添不少的了解和崇敬。

十八年十二月十四夜 胡適

## 復胡適之先生信

適之先生：

前天接到你的信並傳序，我真銘刻心骨了！

這一回我求你作序，論理極應該將傳記全稿送上請教，等你看後做序。但是我已將全稿付去排印，所以只好先將目錄送上。難得你看了目錄就給我做序，越發可感了！

你這篇序，關於傳記在文學上的價值和努力做傳記的途徑，盡量發揮，周詳指示，我很得到不少的啓發。你問我有沒有不可用之處，格外見得你的謙量，叫我佩服。

你說從前沒有紀實傳信輪碑傳，其根本原因，不失於諛頌，便失於詆誣，這種見解，確是定論。

我想從前碑傳所以不能紀實傳真，專說假話：第一，因為本人沒有什麼可說，只好想出話來湊成文章。第二，因為世間都認碑傳是一種虛榮，只要好看，不管虛實。第三，因為文人做買賣式的文章，只要湊成繳卷，也不管所做的人是否符合。我還覺得中國文學上碑誌還有好的，講到傳記，除掉你所舉的二三種外，簡直找不出好的了。最大的原因，還是文體的障礙。

古今中外凡成爲偉大人物的，本來一個人同時總有幾種特長：有的是文學家兼政治家，有的是

科學家兼哲學家，也有的是軍事家兼文學家，這些人着實不少。譬如我父是個文人，但同時有事業，有政見，所以他的著作不是單純的文集，他的傳記也不是單純的家傳。我這回做傳記，抱定一個主意，就是對於我父一生主張的變遷，出處的關係，他的人格，他的志事，連他所交的朋友，和遊宴的瑣事；只要是我父親口說的話，親手做的事，只要能表現他的個性，不問他怎樣尋常，不管他有無忌諱，我都盡力竭思，信筆直寫。總想從各方面襯托放射出一個真的我父，活的我父。我希望讀了我父的傳記，就好像見了我父其人。話雖這樣講，這樣設計，可是我的能力，那配做這個工作，達這個目的呀？

你稱我父為失敗的英雄，這話確當得很，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認的。因為他生平志事沒有實現的，何止百分之八九十，只遺留了許多實地測驗的具體計畫。數十年來，他想辦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，沒有成功；他想辦通海一帶大電力廠，大紡織染廠，沒有成功；他想墾闢沿海幾百萬畝的荒田，沒有成功；他想疏治滙連江湖松遼諸水道，沒有成功；他想實現棉鐵政策，改革鹽法，和劃一度量衡，沒有成功；——沒有成功，不是失敗嗎？你的眼光看到我父一生的成功，只是一小部分，只是引路發端，距離他的志願抱負，還遠得很呢，到他瞑目，終於是個失敗的英雄。這種評論，豈是尋常的頌揚，不是你說不出，不是我父當不起。

你說我做我父的傳記，是「愛的工作，」我讀到這裏，不覺淚下了。自從我父逝世以後，我好譬一隻失巢的小鳥，好譬一片離樹的秋葉，多麼的孤苦飄零，父子之愛，人生只有一回，地久天長，終身惘惘，從不作飛傍青雲再上高枝之想。加之中國的社會環境所給予我們青年走的路，太狹仄了；前面高山要攢爬，後面大海要墮落。所以我發誓關着門埋着頭編理父書；今日以後，還是死心塌地做這個工作；我希望你永遠做我的監督人。

你所說做傳記該用的繡花針和大刀濶斧，我這回都用的。可不知道用得對不對，好不好。我父的身分神情，究竟寫出沒有寫出。等你看過我的書，再聽你的按語罷；我自己實在沒有多大把握。你序內獎勵我的地方，真叫我汗流浹背，無地自容，惟有格外加鞭奮勉而已。

你病後幫我做傳序，這是永遠不會忘記的。

張孝若 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

## 自序

我父的傳記和年表，本來都爲我父全集而作；我想擺在全集的前面，作爲一個有系統的敘引。

但是動筆一寫，寫成二十餘萬言；覺得太長了，不合於做敘引的體例。又因爲二層原因，我就決定將傳記年表及年譜先行付印單行本：

一 自從我父逝世以後，中外人士常常問我要我父的詳細歷史，三年以來，幾乎無月無之。所以我覺得我父的傳記既然已經寫成，就不必再耽擱時日了。

二 我父遺著門類很多，散在外邊的，一直到現今還沒有搜集齊全。就是關於編纂方面的許多工作，也很繁重。倘能給以充分時間，比較的可望少些遺漏，完整一點。

年譜本是我父自己編定的，只寫到七十歲爲止，我現在幫他續編四年到他逝世，但是前面凡關重要的事情，我父一時遺忘沒有寫入的，我也添進去不少，所有體裁，仍舊照我父自定一樣，沒有變動。

我寫這篇傳記，很取法於胡適之先生所編的韋實齋先生年譜。我認爲凡可以表現一個人的思想主張行事的地方，在他的著作內，都擇要的摘錄出來，這個方法是編著傳記或年譜的一件極精妥極有心得的發明。我更覺得凡後人幫前人編著東西，在時過事後加以追述記載，無論怎樣詳盡周到，

總不如直接引證那位本人當時當事的作品來得妥當。何況我父有許多實在的事業，他一生幾乎沒有一件事沒有一篇文字的。關於這傳記內一篇一篇的摘錄，因為既要摘出精采要點，又要連貫接氣，我若實也跟適之先生一樣，費了一點工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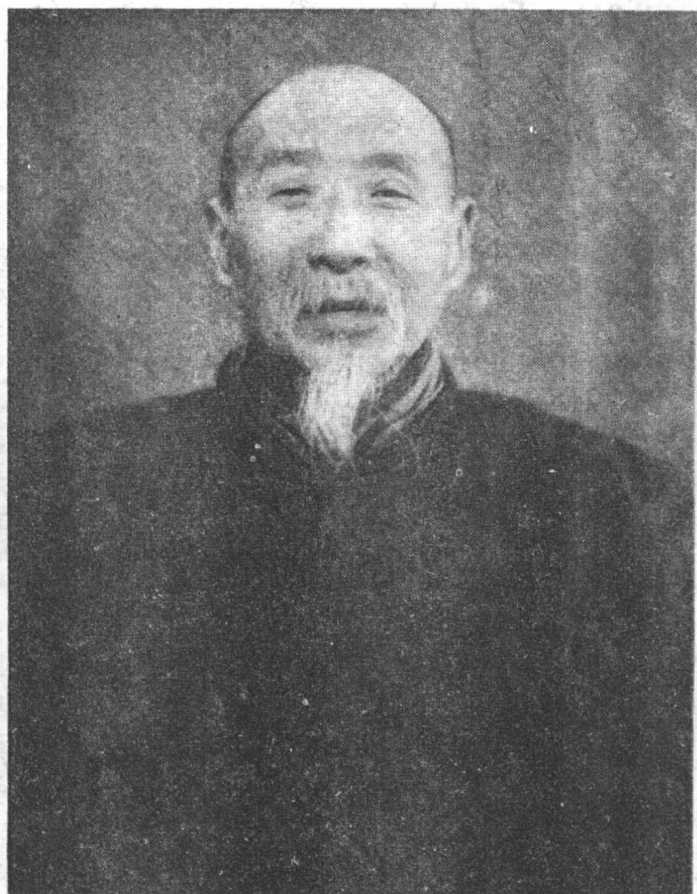
我寫這傳記，是拿年代做經，事類做緯；可是有一二處因為要歸納在一個相類的事的系統之內，所以年代和事類，有時難免不稍有先後。

譚組安丈的題字，胡適之先生的序文，都給這本書以無上光榮，我實在感激得很。

還有許多朋友，幫助我查問事情，人名，時日；許文清孔得天二君幫助我抄寫，中華書局印刷所諸君幫助我校對；在這裏也都得謝謝他們！

我寫這傳記，共費三個多月，時間異常匆促；加之我才力薄弱，不完妥的地方一定很不少；還希望讀者諸君加以原諒，指教。

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張孝若時年三十二



示兒最法修二首

先世為守格來學孝友傳家志厚務內祿與  
哀原有自難兒侍禮教諸孫  
祖家積德遠功名我輩功名累一生但願子  
孫遠積位用內耕讀經家聲

止菴老人從筆

平生萬事低推塵海已酒前紫淨

今日一心歸去太虛不礙白雲飛

止菴自執